

秘中的國

譯波立 著希基德



行印店書馬天海上

吳淞廢墟

在這裏，黃海變成了揚子江，但是這變化很難看出來。江濤是一片汪洋，像流到喀克斯哈文（註一）附近的易北河（註二）一樣。現在，波浪還是擾亂着旅客們的消化作用；現在，江邊不是江邊，還是遼遠的海岸。

輪船剛剛轉入側面河路，旅客們都跑到了甲板上，在船的右舷伸出手臂，手指，眼睛，開麥拉和望遠鏡。揚子江和黃浦江的會合處，形成了通到大商業市場，揚子江流域的門戶。

自從正月末尾以來，吳淞，吳淞砲台灣這名字，像一枚有強烈爆發性的炸彈的不吉祥的營營之聲一樣，在天空和海底電線中匆匆的反覆着。在國聯，在俱樂部的安樂椅上

（註一）德國漢堡的設防海港。

（註二）德國的大河，流入北海。

和社會裏，都以同樣的效用，到處傳說牠。

現在，我們靠在欄杆上，把眼睛或望遠鏡集中於吳淞，那就是牠本身，無可置辯的。頂甲板上的日本太太和紳士們在互相的指示那些掩蔽着人的屍體的房屋的屍體，快樂的指出破壞工作中比較奇異的佳作。不到幾天以前，這沿海的許多砲台，並不是這麼無遮無蔽的顯露的，牠們還有水門汀和混凝土的障壁。

客船在吳淞口沒有停留很長久，還沒有圍攻者和被攻者留滯在那裏的一半長久。輪船一點鐘走不到八里，因為河面塞滿了船隻，江心應該站一個站崗的巡捕指揮交通，這有着許多對照的交通。在這裏，世界最大的無畏艦碰到了世界最小的漁船。美國旗艦 Houston 排水一萬噸，牠的每一尊炮都比擁擠在牠四周的每一艘舢板要大許多，舢板的風帆是張在枝條編製物上的烟草色的布片，幾千年來，民船墨守着懷孕的龍一樣的樣式，畫在牠們的旁邊的眼睛，恐怖的望着意艦 Trento，牠們的小刀一樣的槳葉，像要截開牠們的肚皮一樣。不列顛軍艦 Cornwall 正要施放一個巨大的弩炮，投射物是一架飛機。像蛋黃樣的黃色的渡船，來往於兩岸。與其說是船不如說是房屋的有五層樓的檸檬

色的船隻，向揚子江飛駛而去。牠們的搭客被那船尾幾乎被牠們觸着了了的日本的裝甲巡洋艦，弄得無家可歸了。

河岸上沒有被毀壞的建築物，祇是那些有外國國旗在風裏鼓脹着的屋宇。殼牌油，美孚油，德士古的銀色油池，沒有被炸毀；Norsk 電報機公司的紅磚建築物，在那屋頂上，丹麥人很有思慮的繫了他的十字架的，沒有被炸毀；電力站，因為牠是捷克斯拉夫的 Skoda 工廠的建築物，牠的角樓上，有一個藍色的圓錐橫在紅白相間的條紋中的標記，沒有被炮毀。此外，到處，沒有一樣東西沒有被毀壞。

船隻慢慢的駛過荒地，牠們都遠遠的落在那些沿着江邊向碼頭馳疾而去的華麗的汽車後面。國聯調查團的團員們斜靠在那些華麗的汽車裏，他們在這座剛被創造的新的龐培（註）調查了一個早晨，要在一個恰當的時間，趕回用午膳。

是大家週知的事，

會，逮捕抵貨領袖，

，解散救國

，這個最

（註）意大利古代都市，在那卜勒斯東南十三哩，西歷七十九年維蘇維爆發時被覆沒，近年被發掘了。

後通牒，準確的被接受了。可是那天晚上十點半鐘，
却爲外國巡捕所管轄的許多馬路。

這鄰近的人烟稠密的中國工廠區，而且
要佔領一直到吳淞口的黃浦江全岸。第二天早晨，
錯了，表面上他們是祇打算去

的。沒有很遠，。戰爭在一條二十五個啓
羅米突的陣線上展開，而且延長了七個禮拜。好幾萬死者和傷者，好幾萬房屋，是這次
戰爭的代價。沒有俘虜，一律殺毋赦。

從租界上的房屋裏，你可以像從包廂裏看戲一樣的憑觀戰事。晚餐以後，你佩好你
的胸巾，走到窗邊，烟火的展開，在一種有趣的變化中進行。牠們從裝甲巡洋艦上急冒
出來，從飛機上突然撲下，從巨炮射出，火燄和鋼鉄從天上噴下，在同一剎那間，火燄
鋼鉄和炸毀物的碎片又噴到天上去。一剎那間——人們的生命和人們的房屋被毀的一剎
那間的遊戲！

因爲從半夜到早晨五點鐘，在馬路上走是違法的，你得在十一點半鐘趕到賭場和跳舞場去，在那裏你一逗留到五點鐘就是。

在白天，實際上你是一點也看不出鄰近在不斷的發生着恐怖。當炮彈在天空交織着的時候，當整個一條條街道在燃燒，小孩們埋葬在倒塌的房子下面的時候，當許多人家在逃竄，而且，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的，男子和女人不斷的倒斃在地上的時候，船，電車，黃包車，都照常行駛，影戲院照常開映，商店也都營業，海關職員都坐在辦公室裏，報紙也都出版。

國聯調查團的團員們在觀察戰地以前，遲延了很久時候，這樣，

爲把

戰場收拾一下，像 Nestroy 的 Holof rnes 的 Shaf. ts do Leichenweg. ikann do
Jedampereinet Leiden (把那些屍體移開吧，我看不慣這醜觀。)這的確是不大雅

觀——一堆堆被殺死的中國男女，被砍掉手脚，嘴裏塞滿了東西的屍體。這種光景很容易敗壞從國聯來的紳士們的胃口，這些紳士要赴許多宴請，茶會，午餐和晚宴的。剛

，他們就在華懋飯店飲讌。雖然上海實際上是在中國，

但是宴會還是佈置戰爭的人們佈置的。有十六種酒類和香檳，有奧布曼雪茄（來自哈瓦那），裝在雕成的玻璃管子裏，市價每枝一元六角）還有一張豐富的菜單：

日本公使設宴爲國聯調查團團員洗塵。

菜 單

Oeufs de Beluga gris Perbes

Consommé double en Tasse

Paillettes d'or

Turbotin Ammassade

Coeur de filet Armenonville

Pommes jetée Promenade

Petits pois fins

Asperges froides Sauce Vincent

Dindonneau au Parfum des Gourmiers

Salade Gariolise

Mousse Glace, Cathay

Corbeilles de Mignardises

Cafe' filtre

在江灣跑馬廳的馬匹，騎手，賭金計算員，馬票售票人賦閑的六個禮拜中，賽馬場看到了許多巨大的，激動的競技，但是這種競技和整個這次戰爭一樣，沒有起點，沒有結束，也沒有贏得的錢物。跑馬場沒有遭受過重的損傷，牠的摧毀，不重要。

但是，譬如，勞動大學在他們看來就很重要了，中國一切學校，圖書館，和印刷所都是一樣。這一切通通毀盡了。江灣的勞動大學正像商務印書館編譯所以及牠那規模無比的舊印刷所一樣的被炸毀了。日本的槍手，出於純粹無聊，把大學的創設者的塑像用做了槍靶，牠的石做的頭被打得滾到了沙裏。在國聯調查團團員到來以前，像身已經從像基上拉下，而且被搗成了碎塊，這樣，他們不會看見這種多餘的破壞文物的蠻行的紀

念物。祇有當你在戰地徒步徘徊的時候，你也許可以碰巧看到這位大理石雕成的學者的殘骸，散在垃圾堆裏的撕碎了的大學註冊簿和學生筆記簿的當中。

德國人創辦的同濟大學也被炸毀了，校舍獨立在廣漠的郊野上，這決不是一個偶然的炸彈所能觸到的。

這大學裏的學生是中國人。一個飛機炸彈落在工學院，生理學院，大禮堂，醫學院，和教授住宅都遭了海軍鎗砲的亂擊。爲了好玩，却也帶着德國人的周密，一切炸彈空亮，現在都被豎立在足球場的中心，像九柱戲的柱子（註）一樣。

愈近炮台，大自然和人間廬舍被炸毀得愈無遺漏。木屋殘存物不是木板，而是一些碎片；石屋的殘存物不是石頭，而是一些塵埃。

的田野，變成了滿是炸彈坑穴的田野，沒有一塊方場沒有被毀壞，就是在住宅之前，在稻田邊上的菜園裏磚砌了的棺材，也被炮火炸開了。

吳淞是海軍炮隊的目標對象，從江中，在很短的距離之內，

（註）九柱戲，是立九柱於地，用木盤或球去撞倒的一種遊戲。

水巡洋艦轟擊炮台的炮塔和成軍，中國並不想損害牠的商港裏的船舶，並不想由於危害任何歐洲船隻，使自己遭受歐洲的公然敵視，所以吳淞炮台並不轟擊那吳淞港裏的船隻，因爲是在公共租界的邊界上，中國人沒有從開北去攻擊一樣。吳淞只好聽憑毀滅，沒有任何真正的自衛。

，在吳淞的屍體之上飄動着。在中國人退走以前，他們將炸藥播植在裝甲的貯藏室，塞進砲筒和大炮裝置中，把扣子一按，一個地震埋掉了炮台，現在，許多大炮的鋼管，彎曲的，殘廢不全的挺立在那裏。

旗子上的太陽像是一個圓的創傷，從那上面，鮮血向四圍流出。

一個罪人的喪禮

張繼貴死了。張繼貴是拆白黨，保護團的領袖。但是這個團體卻不能保他抵抗他的胃癌。知道死快要降臨到他了，他在幾個禮拜以前走到普陀的特別神聖的佛寺去，拿了二萬五千兩銀子獻給住持，作為一筆捐款，一筆贖罪或赦罪的費用。神聖的「老大」對他很冷淡，「錢不爽」。張繼貴胃患着癌病，心裏害怕到極點，祇得離開佛寺，錢還是在他口袋裏。

祇有神聖的「老大」，普陀的住持，可以給張繼貴這樣一種侮辱。但是另一方面，除了普陀的住持，張繼貴也不會送錢給任何人，他不是給與者，而是受取者——上海的虹口區知道而且害怕張繼貴，而且永遠不會忘卻他。一區的祕密團體的最高領袖被送到他的墳墓去的時候，是帷幕揭開的那種稀有的時候之一，黑暗中的人物在陽光中行走。在這種時候，許多相信中國的地下的犯罪組合，是純粹的無稽之談的外人會增長一點見

識。

是怎樣的一個喪禮！城市的整個區的人，連不參加的在內，堵列在許多馬路上。前面三個包着頭巾，留着鬍鬚的印度塞克教徒，騎在馬上，擎着長矛——是的，甚至於還有一個歐洲副捕頭和他們一道騎着馬走。三個印度點綴人物的參與喪禮，管家們給他們每八十元銀幣，那位白種人，他們給十五元。

要一個虹口的歐洲平民做送葬者，跟在靈柩後面走，是不可得的。有一個我很熟識的美國人m君，是他們很想出一百元請去担任這種角色的人物中間的一個。m君常常可以爲了三盃白蘭地，或是一英兩鴉片烟去幹任何不名譽的勾當，他有着在法官面前，巡捕手里和牢監裏面的豐富的經驗，而且沒有一個體面的人物願意和他發生任何關係。可是卻輕蔑的拒絕了僅僅跟在靈柩後面走一走，去裝飾這位中國紳士的葬儀的邀請。

就是沒有m君，喪禮也夠風光了。印度執戟儀仗兵和歐洲副捕頭之後，是穿中國衣服，戴頂尖帽的中國騎者。於是，像平常一樣，却又遠遠的超過了平常的。跟着一列人物，有色的紙紮人物比真的人物大，有三四碼高，模擬着神，龍，犬，裏面坐着美麗

的女人的轎子，僕人，馬匹——唔，簡單的說，模擬着將要適當的陪伴死者到陰間去的一切人物。十四個音樂隊，奏着樂，跟在這種祭禮的後面走。

米 · 米 米 米 米

靈柩由三十二名夫役抬着，這人數是第一等葬禮的規定數目。（第二等，十六名夫役，第三等，八名夫役，第四等，四名夫役；根本沒有等級的，由一個人把屍體拋在田野，在那裏讓狗和貓咬着吃掉，或者被拋在一個歐洲人的門前，他得把他埋掉。）

緊跟在靈柩後面走着的，常常是亡者的長子。在張繼貴的場合，長子不走路，他被人抱着。

親族們穿着白衣，披着最下等的麻布，作為哀悼的標識。他們的車輛綿延不斷的縱隊殿押着行列，供奉們從鴨綠路的喪家走到新開路的揚州會館。僧人們在那裏祈禱着，（並不像普陀的富裕的住持，關於錢的清爽不清爽的問題可以那樣的斤斤較量。）他們擊着鼓，吹着笛子，唱着祈禱文，香煙向天空飄起。

遺體停在死者的揚州同鄉的上海會館裏，要一直停到風水先生對於星宿經過長久的

沉思默察之後決定了最利於營葬的那一天，在這一天，真正是最吉利的一天，在揚州降生的已故的張繼貴，會被運回揚州去。

上海的任何闊人走到他的墳墓去都會像一位上海地下的王子一樣風光的。但是地下的王子和上海其他闊人不同的地方是在我們——你們記得嗎？——在十四個音樂隊和三十名抬靈柩的夫役之間所畫的那兩行星星上面。這兩行星星代表兩千黨徒，兩千拆白黨的黨員，一個「互相結托」的徒黨的兩千永遠忠實的份子。關於這種永遠忠實的連帶關係，他們今天——祇有今天在公衆之前——藉着實實在在排成一個圓圈，一個拉得很長的，向前移動的白色的圓圈，提供了一個圖解。他們，所有他們兩千人一道，扶持着一條連成一個圓圈的白色的帶子。

用着可尊敬的公民——他們自己感到他們是可尊敬的公民——的有閑的步伐走着，可尊敬的虹口的盜賊們，盜賊首領張繼貴的徒弟們，從單行在平民的面前走過，用他們的悲傷和他們的白色的帶子，連結在一起。

父親把他們指給他們的孩子看：看那裏！那裏那些人，那些沿着白色的帶子裏邊走

着的人們，那就是他們！他們吸我們的血，他們向我們勒索貢物，他們是保衛強者的團體，強者是屬於他們或是保護他們的。他們走了，牢牢的記着他們，而且提防他們，他們是背後的刀子。

張繼貴死了的那事實，並沒有變更什麼，一位新的領袖補上來了。這一次不該是長子，他還只有六個月大，而這也就是不能跟着靈柩走，却要人抱着走的緣故。新的領袖已經選定了，是死者的一個親戚，他名叫曹夢龍，目前他要看管張繼貴的財產，他的公館和他的羣妾，而對於我們，在曹夢龍的下面和在張繼貴的下面，一切全一樣。在八月十五中秋節，在五月初五端午節，（註）黨徒走來，把你的票據給你看，替你規定的稅額，你是沒有話說的。差人來告訴你要付出的數額，而且不給你收條，而你得付出被索取的數目，他就把你交付給他的數目收受了，要不然，事情會對你們都沒有好處，想一想背後的刀子。

像當然的事項一樣，按照規矩的繳納你的贖金，而每發生一件事體的時候，又會給

（註）英譯本把八月十五日排做十八月十五日，又把五月初五當做清明節，似誤。

你規定一種並非當然的事項的不規則的付款。如果你在賭場裏面贏了錢；如果你所賭注的小馬在獨得賭注的賽馬中得了勝利，如果你買了一張中彩的彩票，如果你有一個親戚饋贈了你什麼東西——片刻也不要想事情可以秘密起來。你逃不了向保護團應納的贏得的財物的捐稅。沒有一個人是在他的偵探部的刺探範圍以外的。遲早，一個嫉妒的愛人，或是爲了報復你，或是爲你害她的情敵，會告發你。沒有什麼事情瞞過了這個秘密團體。

這兩千人並不是單單靠着這種直接的貢物來過他們的舒服的生活的，並不是單單靠了這些，張繼貴和他的忠實的徒弟們去購置他們的公館和他們的娼頭和他們的汽車的。比那徵收貢物更有利益的（但這還不是最有利益的，那還沒有出現，）是毒害人民的事業。秘密的彩票，擅自設立的賭窟，兒童的秘密販賣，都收入巨額的金錢——但是比這些還要好些的是鴉片信託組合，是罌粟種植者，鴉片買客，批發商人和另賣商人的種種組合。

從四川那種遙遠的省份的罌粟花田，一直到這近邊有恆路的鴉片烟槍，是一路爲着

保護團鋪滿捐稅的保護團，的確能夠與以保護，因為捕巡——虹口屬於公共租界——是牠的工具。

法律也一樣。自己是拆白黨的黨徒的法官們不是和其他的黨徒一道在白色的帶子的裏邊走着嗎？有一個我很熟，他叫關華新，今天我沒有看見他。在前清時，關華新已經是一個四品官；到民國他變得更有權力了，他是保護團內部的一份子，同時是一切重大審判的法官。現在，掙到了幾百萬，他作為一個正義的忠僕，辭官歸隱了。

這種源泉已經豐盛的可靠的流溢了幾百年。但是在這種現代的事業上還有剝削和毒害人民以上的事體。人民被鎮壓着，每一個反叛的圖謀，是的，每一個趨向組織的行動，都被淹在血水裏，而每一個有點過激思想的嫌疑的人，都要被處死。

在政治上，保衛團也盡着牠們的作用。譬如：每當統治者下令剿滅革命黨人的時候，保護團快捷的擔當了劊子手的職務。不錯，在法租界的×××統率之下，賄賂着法國人，吸乾了中國人的血的一個和牠匹敵的秘密團體，「青×幫」，在南市、和「公共體育場」屠殺的工人和學生，比拆白黨在虹口的馬路上和附近閘北的馬路上所能屠殺的